

语言的基本知识

N DE JIBEN ZHISHI

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七級
語 言 組 集 體 編 著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H0
42

語言的基本知識

復旦大學中文系 集體編著
一九五七級語言組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上海

語言的基本知識

復旦大學中文系 集體編著
一九五七級語言組

*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123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90號

大東集成聯合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 1/8 字數：42,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6,000本

統一書號：7150·551

定 價：(八)0.19元

写在前面

目前,我国的語言科学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着。它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發揮着日益巨大的作用。特別是,自去年以来,扫除文盲、推广普通話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等工作,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已經在全国範圍内发展成为一个波瀾壯闊的群众运动,成为我国全民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使我們深刻地認識到:对于我們來說,必須更加刻苦頑強地学习,准备将来为祖国的語言文学事业貢獻出自己的力量。而在当前,我們更有責任以实际行动促进各項語文工作的开展。因此,从去年十二月起,我們开始了这本“語言的基本知識”的編写工作,希望通过这本小書能使广大讀者对語言現象有一个初步的認識,同时也帮助解决一些在語文学习中遇到的有关語言学理論的問題。

對我們这一批剛进入大学不久的学生來說,要編写好这样的一本書,是有很多困难的。一方面,我們自己学得很少,懂得不多;另一方面,我們过去連这类文章都沒有写过,更不要說写書了。但是,通过去年的教育方針大辯論和批判資產階級学术思想等运动,党給了我們巨大的力量,使我們明确了方向,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在編写过程中,党又給了我們具体的領導和指示。这样,才使我們克服了不少困难,終于完成了編写工作。这一切都說明,党的領導是我們能写成这

本書的保證。同時，在這本書的編寫和修改過程中，我們的老師和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編輯同志都給了我們許多具體的幫助，我們對他們的辛勤勞動表示衷心的感謝。

因為這是一本介紹語言的基本知識的書，因此在編寫中，我們比較注意到結合漢語的實際和目前我國正在進行的文字改革、漢語規範化等重大的工作，並且力求做到通俗、簡要。同時，本書所介紹的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的完整體系，而只是着重介紹了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書中所闡述的一些基本理論。其次，書中所談到的關於“語言學的階級性和黨性”的問題，目前語言學界尚在爭論，還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因此我們也只是提出了自己對這個問題的一些粗淺的看法，希望大家討論。

最後，我們殷切地希望大家對本書所存在的缺點和錯誤加以批評與指正。

復旦大學中文系一九五七級語言組集體編著

1959年3月30日

目 录

一	語言是人类交际极重要的工具	1
二	語言沒有阶级性	4
三	語言和思維	11
四	語言是民族特征之一	17
五	劳动創造語言	20
六	語言的发展	27
七	方言和民族共同語	37
八	語言和文字	41
九	語言学的阶级性和党性	46
十	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建立和发展	51
十一	我国語言科学在党的领导下飞跃发展	57

一 語言是人类交际极重要的工具

我們每天都用語言来交談,那末,語言是什么呢?简单地回答:語言就是指說話这件事。說話,总要有說的和听的两方面。我們說話,必定要使对方能听到,并能听懂,可見,語言本身就是声音和意义的結合,作为一种交际工具用的。

語言,在自然界是找不到的。禽兽会叫,但沒有表示什么意思,这不是語言。在我們社会里,也有哑巴,他們打着手勢,是不是也算語言呢?不是的。手勢只是人类語言的一种輔助手段,沒有声音,只表示一些意思,不能算是語言。有时,我們也用手勢,但是手勢表示的意思是有限的,貧乏的。人类絕不能单靠手勢来进行交际。我們所說的語言,就是指“有声語言”,它只在人类社会里才有。因此,斯大林說:“語言是属于社会現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語言存在。語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以外,无所謂語言。”^①

斯大林同志这一重要指示,极其明显地告訴我們,語言与人类社会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語言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

語言是依賴于人类社会的,即依賴于集体,而不是依賴个人的。說話虽然还只是个人行为,但是說話是为了把思想傳

^① “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20頁。

达給別人，因此語言不是个人現象而是社会現象。

那末，“自言自語”該怎么解釋呢？虽然自言自語是个人行为，但人在自言自語的时候，不能創造出新的語言来，他还是被强制地使用人类社会上通用的語言。由此可見，語言虽然作为工具被个人利用着，却并没有因此而变为个人的。它的本质还是社会的。它是社会的集体創作，是社会的共同财产。

語言虽然是社会的，是人們集体創造出来的，但是并不排斥个人对語言的作用。这个作用包含两个意思：

1. 某些人(如作家、詩人)根据自己的主观意見，在不妨碍語言的社会交际的情况下，对全民語言个别的詞或語，加入主观因素、色彩。

2. 在語言中新質产生(如新的詞和語的产生)的过程中，个人是起着一定作用的。新詞的出現，开头往往是由一个人或一个单位首先提出的，但是不能說这个新詞就是几个人創造的。这是因为語言的新質的产生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的。很明白，社会制度的改变，生产力的解放，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頻繁，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会促进語言的发展，使語言的一般詞汇越来越丰富，語法越来越严密，也就是促进了語言新質的产生。并且，产生出来的新詞，必須符合集体的語言习惯，符合客观现实的要求，符合語言内部发展的規律，才能为人民所接受。因为語言毕竟是受社会制約的，它是作为一种交际工具被人們使用的。如“务虛”“务实”，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报”上，但是，正由于“务虛”“务实”的确存在于我們工作生活中，同时，又符合汉語的习惯，因此为群众所接受，現在使用很

普遍。反过來說，如果違背了社会的語言习惯来創造新詞，就会变成乱造新詞，人民是不会批准的。因为語言是交际工具，人家都不懂，怎能行得通？魯迅先生指出，不要生造除了自己以外誰也看不懂的形容詞之类，就是这个意思。

由此可見，語言对于社会存在着依賴性，社会之外，无所謂語言。同时，社会也必須有語言；沒有語言，社会就沒法存在。

人，总是生活在集体中、生活在社会里的。在远古时期，我們的祖先为了生活，必須同自然界作斗争。当时，一个人出去单独活动是危险的，必須集体行动，成群結队地出外才能得到一些生活資料。如果当时沒有語言，怎么能把人們團結起来，协调他們的共同活动呢？怎么能跟大自然作胜利斗争呢？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人們在生产劳动中，总结經驗，是靠語言的；傳授經驗，也是靠語言的。同时，进行阶级斗争或总结阶级斗争的經驗，也是把語言作为一种工具的。从日常生活、生产活动、政治斗争，到文艺創作、科学研究，哪一样能够离开語言呢？一样也不能。俄罗斯人有个謎語十分高明：“沒有蜜，但它可以粘住一切。”这是什么呢？語言。为什么語言的“神通”竟如此“广大”呢？因为它是一种相互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在有些少数民族里，沒有文字，但是能够进行生产，就是因为他們有語言。所以斯大林說：“思想交流是經常极端必要的，因为沒有思想交流，便不可能使人們在与自然力的斗争中，在为生产必需的物質財富的斗争中調协其共同活动，便不可能在社会生产行为中获得成功，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生产本身的存在。可見沒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語言，沒有社会組成員

共同的語言，社會便會停止生產，便會崩潰，便會無法繼續生存。在這個意義上說，語言既是交際的工具，同時也就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①

從這裡可以看出，語言不僅是社會存在的條件之一，而且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一個工具。而決定語言有這麼巨大作用的社會功能的，就因為“語言是人類交際極重要的工具”^②。

斯大林又進一步告訴我們說：“有聲語言在人類歷史上是幫助人們從動物界划分出來、結合成社會、發展自己的思維、組織社會生產、與自然力量作勝利鬥爭並達到我們今天所有的進步的力量之一。”^③ 顯而易見，語言的存在對社會的存在和發展是有着多么重大的意義；沒有語言，人類不可能有今天。

總之，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語言的本質是社會的，社會之外，無所謂語言。沒有語言，社會的存在也是不可想象的。語言和社會是密切相關的：語言依賴於社會，社會不能沒有語言。語言是相互交際、交流思想的工具，是調整人們共同工作的工具，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武器。

二 語言沒有階級性

在上海紡織工人中傳誦着這樣一首極有意義的歌謠：

什麼藤結什麼瓜，

① “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20—21頁。

② 列寧的話，轉引自“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13頁。

③ “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46頁。

什么树开什么花，
什么时代唱什么歌，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①

我們还常在报纸上看到“工人的语言”“农民的语言”等标题。乍一看，好象语言是有阶级性的。实际上，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发表以前，有好多人认为语言是有阶级性的，其中包括苏联语言学家馬尔及其“門徒”。

语言究竟有没有阶级性？具体的语言事实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回答。

首先，在沒有阶级的原始社会中，人們也是通过语言相互交际的，那时沒有阶级，根本談不上什么阶级的语言。在将来，由于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物质财富的无限丰富，人們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普遍提高，我国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那时，阶级完全消灭，人們的交际当然还是使用汉语；那时，既然沒有阶级，当然也談不到什么阶级的语言了。不仅汉语如此，世界各国的语言也都是如此。肯定地说，剝削阶级必将消灭，帝国主义必然死亡，“世界大同”必将实现。如果说，语言有阶级性，則在消灭了阶级的社会里，現有的语言也将被消灭了。人們将无法进行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在沒有阶级的社会里，语言自然沒有阶级性，这是非常清楚的。

其次，即使在阶级社会里，语言也一視同仁地为全社会所有的阶级服务着。大家都看过“白毛女”吧，那里面地主黃世仁与农民楊白劳对话时並沒有專門的翻譯在場，尽管他們两

① “上海民歌选”序歌。

人分屬不同階級，但講出的話却彼此都懂，可見他們兩人有大家都懂的語言可用，而不是各有一套。在這裡，作為交際工具的語言，既為地主階級的黃世仁服務，又為農民階級的楊白勞服務，絲毫不存在任何“階級性”。同樣，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資本家在強迫工人為他生產時，也不是通過翻譯來講明他的意思，而是用同一種語言直接交談的。在地主與農民、資本家與工人之間，存在着極端殘酷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但這並不等於說他們之間使用的語言也是對立的，彼此不相容的。事實恰恰相反，語言一視同仁地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服務，使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能彼此交往，產生千絲萬縷的經濟聯繫。我們平常說“我們與敵人之間找不到共同的語言”，乃是指我們的思想觀點、階級感情、道德原則與他們完全不同，根本對立，這跟語言的階級性是毫無關係的。所謂“什麼階級說什麼話”，也只是指各個不同階級的不同立場，不同觀點，不同思想方法，對一個問題所抱有的不同意見和看法，並不是說各個階級有不同的語言。可見，就是在階級社會里，也是不存在階級性的語言的。

另外，如果承認語言有階級性，那末，必將得出這樣極端荒唐的結論：不同國家同一階級的社會集團，將操同一語言。譬如資本家，就不管是法國的、美國的、英國的、日本的，都將使用同一種“階級語言”。世界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實。

為了進一步闡明“語言沒有階級性”的理論，還有必要談一談“階級習慣語”、“黑語”、“同行語”等問題。

雖然語言毫無例外地、一視同仁地為社會各階級服務，但是社會的階級分化和複雜的階級鬥爭在語言中也有所反映。

人們、个别的階級和个别的社會集團對語言不是漠不關心的，他們總極力使語言為自己服務，而把自己的特殊的詞和特殊的用語強加到語言中去，製造出“階級的”習慣語、黑話和同行語，給語言染上一層或濃或淡的階級色彩。但這些，絲毫也不能證明語言是有階級性的。

在舊中國、封建地主階級有一套“習慣語”——他們美其名曰“雅語”。如“而立”(三十歲)、“拙荆”(妻子)、“外子”(丈夫)、“東床”(女婿)等等。一批“摩登”的資產階級少爺小姐、大腹便便的資產階級老爺太太也有一套“雅語”，他們對話時夾用幾句英語，或純粹用英語交談，如“密司”(小姐)、“密司脫”(先生)、“哈羅”(喂)，等等。這些“雅語”，實際上只是幾個詞“雅”一些罷了，他們交談時使用的基本詞匯的絕大部分，可以說是99%以上，還是民族共同語中的。他們講話儘管可用幾個“特殊”的單詞，儘管可以裝點洋腔，但總得受到漢語語法的支配、制約。階級習慣語，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是“全民族的民族語言的支派”^①，非但不能代替民族共同語，而且對民族共同語起着破壞的作用。

同樣的道理，象“林海雪原”這部小說里所寫到的一些“黑話”，也不能說是語言。因為，這種黑話不是為了交際、交流思想，而只是用於土匪初見面時彼此聯絡；這種黑話根本不能表達完整的思想感情。跟“階級習慣語”一樣，它的語法、基本詞匯都是漢語中原有的，不過一些詞的用法與一般人不同罷了。例如，當楊子榮進山時與大麻子對話，大麻子說：“蘑菇，溜哪路，什麼價？”^②推其意思，不過是“什麼人？”“到哪去？”這種黑話僅在極个別的幾個人中用得到，絕不能在社會上起交際作

用，根本沒有資格算做語言的，它只是一種“暗號”而已。

至于同行語，則更談不上是“階級的語言”了。所謂“同行語”，不過是社會上從事同一種工作的人，為工作方便，易于說明問題而使用的一些專用術語而已。紡織工人有紡織工人的一套專用術語，建筑工人有建筑工人的一套專用術語，科學家也有他們自己專用的一些術語。你能說這些術語有什麼階級性嗎？隨着社會的向前發展，人民科學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目前尚不普遍流行的科學用語也好，工農業生產方面的一些術語也好，其中很大部分都將會由於大家都理解其意義，都能準確地使用它們而失去“同行語”的作用，成為全民的東西。

總之，“階級習慣語”、“黑話”、“同行語”等本身並沒有自己特殊的語法構造、基本詞匯，而且使用範圍極其狹窄，不能起到社會的交際作用，因而雖然稱“語”，但仍不是語言。

“語言沒有階級性”，雖是易明之理，但是還有一些人不承認這一點，他們認為語言是有階級性的。為什麼呢？這問題較複雜，這裡只能簡單說一說。

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們把語言看作上層建築^③。上層建築是有階級性的。每一時代的上層建築都是為一定的階級服務的，不可能是為全社會所有的階級服務的。“語言既是上層建築”——在他們看來，“當然毫無例外地具有階級性”。

但是事實上語言不是上層建築，因為：

① “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11頁。

② 曲波“林海雪原”第196頁。

③ 關於上層建築和基礎的問題，參閱“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1—3頁。

1. 上层建筑是随基础的产生而产生,变化而变化,并且大部分要随基础的消灭而消灭的;而語言則是基础历史和人类历史全部进程的产物。一个基础的产生或消灭,决不会导致語言的产生或消灭。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胜利,随着旧的經濟制度即基础的消灭,旧的压迫劳动人民的政治、法律等制度消灭了;新的保障人民胜利成果的政治、法律等制度也随着新基础的产生而产生并巩固了,而且社会对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也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語言,在解放前后并无根本变化。如汉族人民使用了数千年的“主—动—宾”句子結構形式直到現在还广泛地被人們使用着,基本詞汇也絕大多数保留下来了。汉語的变化,仅在于增加了一批新詞,消失了一批陈旧的詞,一些詞获得了新的含义;出現了一些新的語法形式,使原有的語法更精密,更完善而已。

2. 上层建筑一經由基础产生,就反过来积极地为基础服务,而語言則不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新的上层建筑一經由基础产生,就反过来积极地帮助基础巩固,并消灭旧經濟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殘余。而語言則与革命胜利前一样,一視同仁地为全社会服务。在这方面,正如一把鋤头,它可以在旧社会里被人使用,也可以在新社会被人使用。

3. 上层建筑是同一經濟基础存在和活动着的一个时代的产物,而語言則不同,“它是許多时代的产物,在这許多时代中,它形成起来、丰富起来、发展起来、精炼起来。所以語言的生命是比任何一个基础、任何一个上层建筑的生命都长久得无比”^①。从清代到現在,我国的經濟基础与上层建筑已經历

① “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5頁。

了两次根本变革,而在这时期中,汉语却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化。曹雪芹写的《红楼梦》,现代人照样能读懂。我们可以在较短时期内改变一种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但是决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一种语言。

4. 语言与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他一切活动直接地联系着,而上层建筑只有通过基础才能与生产间接地联系起来。生产的任何变化,那怕是最微细的变化,都能在语言中得到反映。如去年我国工农业大跃进,生产大大向前发展,在语言中就增添了許多新的词和语来反映这些变化,如“試驗田”、“卫星田”、“鋼帅升帳”、“以鋼为綱”、“苦干、实干、巧干”……等等。而上层建筑则仅通过基础和生产相联系,它只是在人們生产关系有了若干变化之后,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最能說明問題的是美国的情况。美国的生产力是相当发达的,但其上层建筑却是极端落后,极端腐朽的,根本不能反映生产力的水平。只有当美国现有的經濟基础发生变化后,现有的上层建筑才会发生变化。

有些人所以認為语言有阶级性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們把语言和文化混为一談了。大家知道,文化是有阶级性的,各个阶级各有自己的文化。“语言既然就是文化”——在他們看来,“当然也就具有阶级性”。

这种看法的錯誤就在于歪曲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离开了语言,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①,沒有民族的語言,就沒有民族的文化。但文化和語言是有区别的。这

① “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19頁。

区别就是：第一，“文化可以有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而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永远是全民性的，它可以替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替社会主义文化服务”^①。第二，“文化按其内容说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每个新时期而变更的，语言则在几个时期中在基本上是仍然不变的”^②。“语言阶级性”论者抹煞了这两点重要差别，仅看到语言和文化的“相联系”之处，于是就认为语言具有阶级性。

有些人认为语言有阶级性的第三个原因是他们认为阶级社会既然分裂成对立的集团，各个集团就应当各有一套“自己的语言”。这是割断对立阶级的一切联系的说法；是孤立地观察问题的结果。其实，社会是不可能完全分裂的，如果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社会便无法存在。

通过上面的阐述，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作为人类交际、交流思想工具的语言，是没有任何阶级性的，在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上，语言都是全民的财富。“语言有阶级性”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的。

三 语言和思维

语言是人们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人们嘴巴里讲的总是脑子里想过的，想得糊涂，就一定讲得混乱。这是千真万确的。为什么呢？这就牵涉到语言和思维的问题。

①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第17页。

② 同上书，第19页。